

中医转喻的英译原则与策略

周文婕

中医典籍是我国古代医药成就的集中体现,为后世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文献行文古奥,其理玄密。其中大量使用的隐喻、转喻等修辞手段不但至善至美,而且灵活多样^[1]。基于“取象比类”的概念隐喻体系在中医药语言中无处不在,概念隐喻在中医学理论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3]。中医翻译研究者提出了概念隐喻的英译策略和原则^[4-6],转喻研究则一直处于隐喻研究的光环之下,中医转喻翻译的研究十分罕见。尽管如此,相关研究表明,转喻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现象,转喻研究已成为认知语言学领域的一个新兴热点话题^[7,8]。转喻在中医文献中大量存在,并在中医文化概念形成与交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体现了医家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认知方式来阐述生理、病理现象,反映了古代医者对生命体的认知状况。探讨中医转喻的翻译原则与策略,有助于加深对中医转喻的理解,为推进中医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1 中医转喻的认知特征和文化专有性

转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工具和思维方式,即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相关概念。这两个概念或事物之间存在某种紧密联系,而且往往属于同一个认知范畴。认知语言学对此的定义是,转喻即某个概念实体(喻体)为处于同一个认知域内的另一个概念实体(喻标)创造心理通道^[9]。国内修辞学研究则称之为“借代”。卢卫中指出,认知转喻包含概念转喻和语言转喻,理解概念转喻是理解语言转喻的前提^[10]。概念转喻包括“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范畴代成员”、“成员代范畴”、“原因代结果”、“结果代原因”等类型^[11]。中医学的概念转喻是存在于中医转喻认知研究层面的概括性转喻,可分为“病症代疾病”、“疾病代病症”、“病因代疾病”、“疾病代病因”等类型。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关于“寒”和“热”的论

述即反映了古代医者对生命现象的独特认知和典型转喻思维:“帝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此处第一个“寒”和第二个“热”为病症,第一个“热”和第二个“寒”为药性,分别转指具有这种属性的疾病和药物,因此是“属性代范畴”的转喻。病症与疾病、药性与药物分别同属一个认知框架的认知范畴,即以始源概念为参照点与目标概念建立起了心理联系。

转喻既是一种认知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过程^[12]。转喻的形成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不同语言中的转喻既有相当的共性,更具有文化依赖性和专有性。转喻的文化专有性形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同民族在范畴化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层次范畴不总是具有普遍性;二是不同文化中,同一认知框架中的不同成分凸显程度不一,存在文化偏好现象^[9]。

中医药典籍可谓中华“文化资本”型文本,荟萃了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和科技成就,其中很多转喻表现出了显著的文化专有性。例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关于人体部位的转喻:“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例中的“背”、“腹”分别指胸腔部位和腹腔部位。心、肺、肾、肝、脾即中医学所称五脏,虽然与现代解剖学器官名称相同,但在生理、病理的含义上却不完全相同。中医学基于长期对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及医疗实践,从治疗效应来分析和反证机体的生理功能。所以一个脏的功能,可能包括现代医学意义上多个脏器功能。在中医学中,这种以“解剖学概念转指生理、病理综合概念”的转喻已约定俗成,但在英语文化中并不存在相应的喻体,有明显的中医药文化专有性。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医转喻体现了十分丰富的中医文化涵义,并在中医国际化进程中被接受为通用语,比方说“阴阳”。自然界一切事物对立统一的两方面,诸如天地、上下、血气、男女、左右、水火等都可用阴阳来指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总结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因此阴阳可指天地变化的规律,这个“具体现象转指抽象规律”的转喻经历了阴阳→天地→天地变化规律的变化过程。

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给中医典籍语言研究提供

基金项目: 201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o. 19NDJC392YBM); 2018 年度浙江省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No. FX2018130)

作者单位: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外语教研室(浙江 315100)

Tel: 13586858065, E-mail: 1031119270@qq.com

DOI: 10. 7661/j. cjm. 20190621. 114

了便利,可深入指导理解中医典籍所蕴含的认知思维方式。译者只有在准确解读中医文本转喻性语言的基础上,才能用第二语言精确地翻译中医典籍,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将之成功推广到西方。

2 中医转喻的翻译原则

中医文化译介的目的是让外国读者获得源文的准确信息,从而推动中医文化融入全球语境。中医转喻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语言现象,是中医术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中医概念的动态形成过程。但其显著的文化专有性,必然给目的语读者理解造成困难。因此,中医转喻英译应兼顾忠实性和可读性原则。

2.1 以保留中医转喻特征为原则

参照中医隐喻的翻译原则^[13],转喻翻译应反映转喻概念,根据其本义翻译。尽量保留源语的转喻内涵,目的语的喻体和喻标与源文的喻体和喻标应基本保持一致。在英译过程中,英语读者与汉语读者能否产生相似、乃至相同的认知体验和认知结果,是评判中医转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2.2 以贴近目的语习惯为原则

中医转喻承载着古老的中医药文化信息,对目的语读者而言理解难度很大。中医文化要顺利实现译介,译者既要忠实地传递原文信息,还要保持译文通顺。为更有效地达到中医文化对外推广的预期目的,应选择符合目的语读者思维习惯的译法。贴近目的语表达习惯和读者的思维习惯,最大可能地激发目的语受众的认知和联想,方能实现成功的文化交流。

总之,中医转喻英译要注意避免两种过犹不及的倾向,一是忽视译文的可读性而仅强调保留转喻特征,把自己的文化体系强加给译入语读者。换句话说,一味追求忠实,不加任何协商,不免拘泥于只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反而事与愿违^[14]。同时,为了追求可读性而牺牲中医转喻英译的准确性、科学性、哲学性更是不可接受的。

3 中医转喻的翻译策略

喻体和喻标(本体)是构成概念转喻的两大要素。笔者根据《黄帝内经》四个著名译本,即李照国、文树德、倪毛信、吴氏父子译本的语料,按照汉译英喻体保留程度逐级下降的顺序,认为中医概念转喻的翻译策略可分为以下 4 种:采用目的语的对应喻体;保留源语喻体+喻标;保留源语喻体+注解;舍弃喻体译出喻标。

3.1 采用目的语的对应喻体

对于喻体文化共性强的中医药转喻,可以直译为目的语的对应喻体。比如《内经》有以下论述:

例 1: 因于露风,乃生寒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译文一: Attack by dew and wind will cause cold and fever^[15]; 译文二: If one contracts a disease stemmed from the exposure to dew and wind, cold and heat will occur^[16]。

例 1 今译为: 因为受湿邪侵袭,发为寒象疾病;因为受风邪侵袭,发为热象疾病。其中“露风”的所指转变过程是: 自然界的雾露寒风→中医学湿邪、风邪,属于“致病因素代病症”转喻。“寒热”所指经历了寒冷、燥热→寒象疾病、热象疾病的变化,属于“病症代疾病”转喻。因此在中医药语境中,“露”、“风”、“寒”、“热”可以转指“湿邪”、“风邪”、“寒象疾病”、“热象疾病”。露水与寒风是湿证与风证的主要致病因素,寒热病多有恶寒发热症状,跨语言共性程度相对较高。两个译例都采用直译源文喻体为目的语对应喻体,既忠实于源文,又顺畅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了信息。直译中医转喻的喻体能够再现中医文本中的转喻,最大限度地保留源文的中医转喻思维和语言特征,有利于中医典籍文化内涵的译介。

3.2 保持源语喻体+喻标

由于中医药转喻的民族文化专有性,译者为了既保留中医原作的艺术创造,尊重中医文化意蕴,又便于目的语读者顺畅理解信息,常采用保持源语喻体的同时译出喻标的译法。这样也能使译文读者了解文化差异,领略到中医语言风格和中国文化风情。

例 2: 天癸竭,地道不通(《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例 3: 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素问·异法方宜论》)。

例 2 中天癸的含义为: 天,天一之谓;癸,为十干之一,属水。天一生水,故名天癸。马蒨注为: “天癸者,阴精也。盖肾属水,癸亦属水,由先天之气蓄积而成”^[17]。因此天癸指肾脏所藏之精,是一种促进生长和生殖机能的物质,男女皆有,对女性而言可指月经。因此,这是“脏器经脉代人体功能”的概念转喻,其转换过程是: 天癸→肾脏之精→月经。

“天癸”译文一为 tien kui, or fertility essence, 采用源语喻体,同时译出了喻标: the flow of the menses ceases and the woman is no longer able to conceive^[18]。译文二同样选择了这个翻译策略: After the age of forty nine (7 × 7), her Ren and Chong channels are both declining, her menstruation severs as her Tian gui being exhausted^[16]。

例 3 中,“九针”是一种以“诊疗工具代治疗方法”的概念转喻。九针原指古代九种针具,即鑱针、圆针、

鍤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和大针。但“九针”不仅指具体的九种针具,还泛指针具,或针刺疗法,或针道。《灵枢·外揣》有段论述:“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此处“九针”转指“针道”,乃用突显的转指相对不突显的,用更简单、具体的概念去指称更复杂、抽象的事物。另外,随着针具制作技术的发展及治病方法的进步,部分针具有所演变或舍弃不用,这个转喻还具有历时变化的特点。因此,九针是个文化负载词,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不宜单独采用拼音译法,译者常采用保留源语喻体“九针”,并译出喻标“针道”的策略。例文一: So [the therapeutic methods of] the nine needles were developed in the south^[15]; 例文二: So, the acupuncture therapy of nine kind needle is transmitted from the south^[16]。需指出的是,例文二应改译为 So, the acupuncture therapy of nine kinds of needles is transmitted from the south, 从而纠正单复数错误。

3.3 保留源语喻体 + 注解/译者按

由于中医文化专有性和汉语语言民族性,保持源语喻体同时译出喻标的译法可能还不足以译出源文转喻全部含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转喻翻译常需添加注解或译者按,从而弥补译文的文化亏损^[19]。这种译法在李照国译本中最为常见,即使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医转喻的意义,还能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医转喻的形成过程,承载其文化特色和思维内涵。这样的译法还能丰富译文读者原有的文化图式,提供深入探索中医文化的机会。

例4: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篇》)。

例5: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素问·金匱真言论篇》)。

四方上下被称为六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此外,《淮南子·时则训》云:“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例4所云六合指时间,尚有阴阳生化消长之意,结合上文“天地之间”,泛指天下宇宙。因此,六合属于“部分代整体”概念转喻,其所指变化过程为:四方上下→季节变换→阴阳消长→时空概念。

李照国译本以拼音形式保留了源语喻体,并以加括号形式译出了喻标: All those within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Liuhe (six directions) are interrelated with Tianqi (Heaven-qi)…。但是以郭霭春先生为代表的今译大家认为“六合”义指时间,因此李照国译本在文后加注曰: Liuhe refers to the east, south, west, north, upper and lower directions. However, Guo Aichun said that Liuhe refers to the four seasons^[15],体现了翻译的严谨性。

例5中,“针石”即刺治的针具和砭石。砭石是可以针灸用的石针。《素问·血气形志篇》有云:“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砭石可用于泄邪,微针能通调血气者。但随着中医发展,砭石治疗技术失传已久,因此针石可理解为以针具或砭石转指针灸,属于“诊疗工具代治疗方法”的概念转喻。为了如实译出源语转喻的文化承载意义,李照国以拼音形式保留源语喻体,并在括号内译出喻标 Zhenshi (acupuncture and stone-needle),并加注指出针石转喻的历时变化: Zhenshi refers to different therapeutic methods in ancient times. Zhen means acupuncture performs with metal needle, while Shi means acupuncture performed with stone-needle. Today Zhenshi is used as a collective term for acupuncture or needling therapy because stone-needle is no longer us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now^[15],但其中的“performs”应改为过去分词作定语,修饰其前的名词: Zhen means acupuncture performed with metal needle, while Shi means acupuncture performed with stone-needle。

3.4 舍弃源语喻体,译出喻标

由于英汉语同一认知框架中的不同成分凸显程度不一,未必能找到目的语对应的转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舍弃源语喻体,译出喻标。

例6:按尺寸,观沉浮滑涩,而知病所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例7: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素问·玉机真藏论》)。

例6今译为:切按寸口的脉搏,从它的浮、沉、滑、涩来推知疾病由何而生。尺、寸都属于脉的专业术语。尺指尺肤,寸指寸口。寸口脉诊法中三个诊脉部位:桡骨茎突处为关,关之前(腕端)为寸,关之后(肘端)为尺。三部的脉搏,依次为寸脉、关脉、尺脉。对于尺、寸(脉经)的论述为:“从鱼际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从寸至尺,名曰尺泽,故曰尺寸,寸后尺前名曰关。”

因此,尺寸转喻是以“诊疗部位特征转指整体诊疗部位”,其变化过程是:个体部位位置→整体切脉位置。倪毛信译本舍弃源语喻体,译出喻标即色脉变化:If the radial pulse at the most distal point on the wrist is floating or sinking, slippery or choppy, the cause of the imbalance will be known^[18]。

例 7 今译为:如不及时治疗,就会由脾传行于肾,发生疝瘕,腹中烦热疼痛,小便色白而浊等症状,又叫蛊病。“出白”,王冰注曰:“洩出白液也”^[17]。指小便白浊。以颜色词“白”转指白色混浊的小便,属于以“成员代范畴”的概念转喻,即白色→白色混浊→白色混浊的尿液。各个译本均采用了舍弃喻体“白”但译出喻标“白色混浊小便”的翻译策略,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区别在于,文树德译本用颜色词 white 涵盖混浊的意义:One's discharge is white^[20];李照国译本强调混浊,省译颜色:turbid urine^[15];倪毛信译本译出了白、浊两层意思:The urine will be white and turbid^[18]。

中医典籍的权威地位决定在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中,译者可以适当帮助目的语读者重建文化图式^[21],从而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平衡与融合,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以上四种中医转喻英译策略并不绝对,需要根据翻译目的和译文目标读者群进行灵活调整。如果译文面向比较熟悉中国文化,或对中医学认识比较深刻的专业读者,更建议采取保留转喻喻体和特征的直译方法,从而保留中医源文特征,准确传达中医学的医学内涵、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如果面对的译文是普通读者,缺乏对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的了解,则更需要在中医转喻英译过程中注意可读性,在保留源文转喻特征的同时,解释中医学理论和文化内涵,以便读者能够顺畅阅读和理解。

中医学的概念转喻是认知研究层面的概括性转喻,理解中医概念转喻是翻译中医语言转喻的前提。中医转喻的形成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文化专有性。只有准确解读中医转喻性语言,才能精确地翻译中医典籍,收到良好的译介效果。译者要坚持尽量保留源语转喻内涵和贴近目的语表达与思维习惯的翻译原则,根据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灵活调整,合理选用目的语的对应喻体、保留源语喻体+喻标、保留源语喻体+注解、舍弃喻体译出喻标等翻译策略。

(致谢:本文得到李照国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参 考 文 献

[1] 李照国.《黄帝内经》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研究[J].中

国翻译,2011,32(5):69-73.

- [2] 贾春华. 认知科学背景下的中医病因病机的概念隐喻研究[J]. 中国医药导刊, 2008, 10(8): 1141-1143.
- [3] 马子密, 贾春华. 取象比类——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专题讨论: 中医语言与认知, 2012, 14(5): 2082-2086.
- [4] 周恩. 中医隐喻英译: 原则与策略[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6): 741-744.
- [5] 谷峰. 概念隐喻认知视角下《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英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3): 361-364.
- [6] 孙凤兰.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黄帝内经》英译[J]. 上海翻译, 2016(2): 84-88.
- [7] 卢卫中. 英汉转喻构词理据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 2018, 39(4): 24-28.
- [8] 范祥涛. 汉语文化典籍中的链式转喻及其英译研究[J]. 外语教学, 2017, 38(6): 84-88.
- [9] Radden G, Kö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 K. 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M]. Amsterdam: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1999: 35, 48.
- [10] 卢卫中. 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011, 32(2): 64-67.
- [11] Littlemore J.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27.
- [12] Kövecses Z.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6.
- [13] 兰凤利.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 唯一还是多重标准?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0, 30(2): 188-192.
- [14] 孙艺凤.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J]. 中国翻译, 2012, 33(1): 741-744.
- [15] 李照国主编. 黄帝内经·素问(汉英对照)[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5: 27, 45, 157, 253.
- [16] 吴连胜, 吴奇主编. 黄帝内经(汉英对照)[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22, 72.
- [17]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编著. 黄帝内经素问注评[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 4, 141.
- [18] Ni MS.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 new translation of Neijing Suwen with commentary[M]. Boston and London: Shambhala, 1995: 3, 25.
- [19] 刘法公. 弥补文化喻体意象亏损译法探讨[J]. 中国翻译, 2009, 30(6): 52-56.
- [20] Unschuld PU, Hermann T.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uang Di's Inner Classic Basic Questions [M]. Volume 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71.
- [21] 王银泉, 杨乐.《红楼梦》英译与中医文化西传[J]. 中国翻译, 2014, 35(4): 108-111.

(收稿: 2019-04-25 在线: 2019-07-17)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